

書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九

大興翁方綱撰

跋唐臨晉帖三首

唐臨右軍三帖其前司州帖失去今存瞻近漢時二帖
張米庵据柯敬仲跋定爲楊漢公臨漢公字用又唐宣
宗時荆南節度使工部尙書米老稱其書有鍾法者也
瞻近帖前闕六行漢時帖前闕二行趙文敏補書紙尾
云右唐人所摹帖不完因爲補之子昂二帖皆釋文一
行與原草一行相間此帖唐臨筆意深入晉室行筆沉
勁墨彩透紙非趙所能及然趙書卻又有能追想右軍
神致者今以唐臨相形而出始知境地質幹與功力交

相爲用使我後學憬然遠悟淵乎妙哉吾觀趙書必驗其印此趙氏子昂朱文銅印其上邊不甚平正子字篆圈之頂其銅邊偏右偏左皆有微凹入內之痕方是真印以此鑒趙蹟萬無一失今此印子字篆圈上頂邊之偏右微凹而其偏左則尚平正未凹者銅質用久則漸凹此則當其在前數年之蹟也歷驗趙蹟如至大戊申率更帖跋其印子字篆圈之頂邊已左右皆微泐則此蹟又當在前至大戊申子昂年五十五則此是其少壯時作以子昂少壯之年補唐臨未完之帖而神理具足如此後人豈可輕視耶然又有不得不明著者凡臨書與其原蹟稍移行次則

章法迥別草書尤甚此帖唐臨已移易原本行次矣趙補自不得不依唐臨行次也惟是瞻近帖之第三行喜字口下原本一小橫稍覺加長而初非另一筆也此喜字唐臨所闕不知如何下筆趙補乃誤作喜下加一橫於遲字之上此處旣多占一字之地以致此行之末竟作耳字另作押縫另書又漢時帖第二行末帝字亦失作艸之勢試以下一行唐臨五帝字對看則神理天淵矣吾想趙補臨時似亦微有與唐人爭勝之意今亦正欲借趙補以遠想右軍微妙而其中尚有一二未及檢者臨書豈易易哉或謂張米庵書畫舫卞令之書畫攷皆載此唐臨之蹟

而所載諸跋不無字句小異者未知孰爲真也愚則謂
卞令之近今所著之書或僅據前人所著而錄之未必
果見真蹟也若張米庵清河書畫舫著錄於明萬厯間
卽其於此跋後署乙未歲乙未是萬厯二十三年此已
在吳匏庵卒後九十年而吳匏庵此跋明著二帖則張
卞所錄云三帖者其僞不辨自明矣

跋東坡書金剛經

右東坡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卷尾題云元豐三年四
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
副使蘇軾爲亡考都官遠思親寫此經云云按張安道
文安先生墓表歐陽公蘇明允墓志皆云卒於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攷治平三年四月甲申朔戊申正是二十
五日而東坡圓通禪院詩題云四月二十日晚至宿焉
明日先君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恐此題
有誤二十下應脫四字耳治平丙午下至元豐庚申十
有四年矣故曰遠思也乾隆甲辰仲春下幹五日寫經
訖記

跋天際烏雲帖三首

坡書天際烏雲帖涿州馮氏快雪堂曾入石近日曲阜
孔氏及徽州程氏又皆入石竇皆一摹本也董文敏嘗
見摹本者蓋卽此耳今畢秋帆以千金買自徽州吳杜
郵客或詫爲奇蹟程音田周載軒皆親見之云其紙色

墨色前後皆一律而予齋真本蘇蹟紙質古厚數經擦
損如舊楮幣昔人著錄所稱粉箋者不可辨矣虞柯張
倪馬張六人題識自爲一色之舊紙最後則明末董文
敏項墨林二題之紙又較新矣卽以此前後宋元明紙
質有古今後先之別則知此真而彼僞無可疑者矣又
有確證者凡臨書其每行之高下長短必不能準依原
式此臨書必至之勢也蘇蹟第十四行愁何日盡一分
真態更九字一行因行筆稍縱視前一行之腳微長下
柔柔許而彼一本此行視前行下長出至三分有餘之
甚柯詩第五行則縮短五分柯跋第五行縮短二分第
七行縮短四分第八行縮短三分第九行縮短二分此

則又是彼本出於臨寫之確驗也至於筆法則聖凡天
淵矣雖彼一本亦有勁逸神肖處而其筆趨於滑利每
多直瀉予藏真本則筆筆頓挫處處節制卽如蘇蹟末
段人間幾度春幾字中間長耀用虞戈萬鈞之力此通
帖中第一見神力處而前一筆向內迴鉤之勁折與末
一點飛空之停頓恰與相稱此最是晉唐以來相傳筆
勢正法眼藏也彼摹本則前一筆之迴折旣鬆弱末點
又誤作迴帶更弱矣中間長戈之弱更何待言卽舉此
一字足以定真本摹本之大相懸絕其餘諸字類此者
不待縷舉矣且坡書三十六行摹本之弱猶可言也至
虞柯諸蹟以下摹本之短淺膚弱則處處俗態矣又有

最易見者凡寫草頭皆先左直次由左橫帶過右橫而後轉下右直此古今作行書之所同也獨此一摹本前後出一手所仿其艸頭乃先作左邊小橫以帶左直然後作右二筆蓋此人生來筆勢如此雖臨仿古蹟不能自改也內惟柯第一詩花字原本帶過之勢極顯此摹本亦隨之除此一處外餘皆盡改原蹟艸頭下筆之法張倪馬諸詩尙含混不甚覺柯詩內諸艸頭處處露痕矣虞跋夢字第字亦其顯然者至坡書第四行夢字廿三行筆字亦露痕迹援筆立成筆字是先作左一小橫自覺其有病遂因而左直極重以蓋覆之合快雪本與程刻本對看更自了然鑒藏勒石諸家皆未知也然此

摹本卻在最前其時詩柯第八首末一行尙未亡

子藏真本

此處殘破一行闕失之迹又坡蹟中間旁挂小輩字上被重裝者研光接補無痕

未擦失末句杭人多惠惠字予藏真本被人墨描增多

一直畫則此摹本尙無之而張伯兩跋在柯後倪前亦

宜据此摹本以訂正之也摹本至馬治跋止諸家著於

錄者皆同此可見摹本在董項之先而後人於摹本卷

內又妄加項氏諸印耳梁蕉林馮涿鹿諸印則皆摹本

內所原有也予齋藏此真蹟每臘月十九日於蘇齋筭

脯之筵拜祭坡公笠屐像前輒以快雪諸刻並陳並上

客來讚詠無不驚歎予本之真者聞吳江史明古先已

刻石屢屬吳江友人訪之不知其拓本尙存否予既無

力伐石精勒而彼摹本自快雪勒石後聲價烜赫致有不辨魚目竟以彼爲真者如桐鄉馮星實應榴亦來予齋隨聲贊予本之真而其歸浙後撰蘇詩合注本於後卷輒疑翁氏所藏未必確真蓋星實未嘗以彼摹本逐字研審而以予本紙質被人擦汗涉於可疑是皆不妨聽其歧說者而坡公真本之所以然則安得不核實以表出之乎

熙寧甲寅坡公往來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之作其次章云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公自注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此不欲明言所指而託之放鴿也鴿無雪衣之號故王注必援唐天寶中白鸚鵡事以

明其爲借用且鴿非僅白色亦非雪衣字所能該得也注家蓋未見此墨蹟但以爲借用雪衣鸚鵡而不知其指此雪衣女也陳述古和二云緜笙一曲人何在遼鶴重來事已非猶憶去年題別處烏啼花落客沾衣語意更明可知蘇詩雪衣之非指放鴿矣然則陳太守放營妓事在熙寧六年癸丑春也蘇詩外集長垂玉筍一首題云過濰州驛見蔡君謨題詩壁上綽約新嬌云云不知爲誰而作也和一首此又以杭守居閭所題移之濰州驛壁而此墨蹟卻言又有人不知誰作皆故爲迷離其詞耳然卽以濰州驛壁考之坡公以熙寧五年壬子通守杭州是秋陳襄述古來知杭至七年甲寅六月陳

移知應天府是年九月公移知密州其過濰州則熙寧九年冬自密移徐除夕大雪留濰州元旦早晴遂行此墨蹟云僕在錢塘則是先生再到杭州以前之語即蘇子容居杭亦非一日而此云子容過杭述古飲之亦指其初到杭時言之此蹟不著歲月當是熙寧甲寅以後數年間所書若以濰州度歲論之則或即熙寧十年丁巳春所書歟虞道園詩云乞食衲衣渾未老先生是時年四十二也

此蹟見於趙德麟侯鯖錄周公謹雲眼過眼錄原是卷軸柯博士再閱於王氏環慶堂猶軸也不知自何時改卷為冊其為卷軸時已有行間破蝕之痕矣而項墨林

購自松陵史氏時則已是冊子觀其每末頁之前後鈐以項氏印可知也柯敬仲跋末脫失年月名字二行張伯雨詩脫失前五詩尚在此前而其一摹本摹於明宣德年之前此二處尚未脫失也汪砢玉珊瑚網所載已足摹本矣所以後來諸家著錄皆至馬治題止也今予所得真蹟凡元明人題八段虞道園題於元文宗至順二年柯敬仲張伯雨皆順帝至正三年倪雲林明洪武元年馬孝常洪武十四年馬治字孝常宜興人初為沙門洪武初知內邱縣終知建昌府陳汝同宣德二年陳詢字汝同華亭人永樂戊戌進士官翰林侍讀學士董思白題不知歲月項墨林題在嘉靖三十八年項題云陳汝同吳原博二跋史氏皆未刻石吳跋固不可問而松

復初齋文集卷二十九
陵史明古此石之刻予託吳江友人叩諸史氏子姓皆無有知之者矣

跋偃松屏贊

坡公偃松屏贊真迹僅餘五十二字絹本前後翦截不可讀不知何人綴集成卷此贊序云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按先生以紹聖元年甲戌十月到惠州此贊當是乙亥丙子間所作先生年六十時也合計全文墨迹一百六十字今失其三之二又裝褫錯互絹色黓滅而大楷神氣如新尙奕奕逼人也蓋明代以前卽爲人翦綴成卷者計自紹聖後三四百年中更殘失而後綴

拾爲卷又二三百而歸於吾蘇齋也

跋東坡詩稿二首

東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詩草稿紙本高九寸橫七寸行草書十一行半首二行之下半蝕去數字第二首無末二句蓋當時脫稿未完之本也前篇不辭青春二句原在一枝亞之下清秋獨吟二句原在年年謝之下以筆鉤剔改今本也江雲抱嶺塗二字改有態不惜青春塗惜字改詞後篇十五年前真一夢句全塗去改云憶昔還鄉泝巴峽長梳亞長字未塗旁寫高字白髮紛紛莫吾借塗二字改畫少自憐老境更貪生句全塗去改云至今歸計負雲山老境向閑如食蔗向字塗去

改安字又塗去改清字食字不塗旁寫啖字幽居口口
已心口句全塗去改云飢寒未至且安居往事已空塗
二字改憂患又其與今本異者次篇落帆樊口作武口
長江袞袞空自流作長江袞袞流不盡又施注原本云
此詩墨迹在臨川黃揆家嘗刻於婺女倅廳但當謝客
對妻子墨迹作閉門謝客對妻子憶昔扁舟泝巴峽集
本作還鄉真蹟作扁舟二處與此蹟皆不合蓋施注所
謂墨迹者別一稿也近秀水注桐石有題是稿真迹詩
云重函本是子京物又注云稿中塗改甚多然不言所
改之字可與今本相證及末二句之有無則又或別一
本也此本雖無前人收藏印記然其筆法的爲坡公無

疑而所改字句與其原本相對看尤見詩法其云十五
年前者此詩作於元豐三年庚申春二月先生年四十
五老蘇公之歸葬在治平三年丙午先生以護喪歸蜀
過黃州南岸時先生年三十一距此時正十五年故曰
憶昔還鄉泝巴峽也若作扁舟則太渾若僅云十五年
前又未明白其改定之精密如此今注家罕有知之者
矣蔗林侍郎出眎此蹟爲攷其可信者如此丙申九月
十四日紫霞碧樹軒卽席書
明日借來予齋細玩其爲蘇真蹟斷然不惑者矣客或
謂在桐石所題之蹟今必尙存旣未對看焉知此蹟之
真耶予應之曰若東坡有兩草稿亦未可知若無兩草

稿則彼僞而此真客曰何以知之予曰以桐石之詩知之其題曰定惠院月夜偶出及次韻前篇二詩草稿真蹟而此蹟初無題目古人作詩未有先寫題而後作詩者且此二詩尤不應先寫題前一首題曰月夜偶出而此篇只言月夜直至第二篇末乃說明偶出所以兩篇是一時所作原本必無分爲兩題之理也其次篇之題乃後來補寫或先生所綴或後人所加皆未可知要之脫稿時必未嘗先寫題也若前篇題曰月夜偶出而後篇題曰次韻前篇則後篇乃其自和前韻之作而何以偶出義前篇未白直待後篇始明出之設使當時無次韻之作則前篇爲神理不完矣曾謂東坡詩而有此脫

節者乎或在後來先生重書之則分爲兩題自無不可若其初脫稿時卽先立前後二題則是今人爲時文者之所爲矣是豈非見先生集本之題而寫入者乎故曰彼僞而此真也且以愚度之此二詩之點明偶出全在次篇末二句而當其月夜徘徊信手書稿至次篇之第九韻乃稍稍停歇迨末句旣成則遂不復登錄是乃當日真情景也正惟此蹟無末二句乃有此情景可尋而後此二詩之骨節通貫不特足以證是本之真而已暇日當錄入施注補正中九月十八日書於寶蘇堂

跋蘇書別功甫帖

右蘇文忠手蹟蘇某謹奉別功甫奉議九字二行東都

事略載郭功甫歷官始末與近日厲鶚宋詩紀事小傳云元豐中知端州元祐初階至朝請大夫請老歸予攷東坡集有郭祥正覃恩轉承議郎勅云朕丕承六朝陳錫四國此是哲宗元祐初也宋史文苑傳熙寧中從章惇察訪辟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於青山卒予嘗於端州石室得功甫手題云元祐戊辰二月廿有八日當塗郭祥正子功來治州事卽明年以其日上書乞骸骨此是元祐四年請老歸則所謂元豐中知端州元祐初請歸者皆失之矣此蹟稱奉議宋時職官第二十四階奉議郎正是殿中丞之秩則是元祐初再轉承議乃出汀端耳章惇熙寧初以王安

石秉政用爲湖南北察訪使亦正與郭傳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相合也乾隆庚戌秋八月秋史待御持以見示遂攷其大略而系以詩坡集與郭功甫尺牘五首皆倅杭時作故公以熙寧四年辛亥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正是功甫以奉議郎致仕之時則此蹟當在熙寧四五年間坡公年三十六七歲時神采奕奕照映古今信蘇書神品也

跋黃書太白詩卷

右黃山谷艸書太白憶舊遊詩前闕八十字沈跋云後有闕文後字乃前之誤也篇內銀鞍金勒到平地集本作倒非行來北京歲月深集本作涼非漢中太守句應

作漢東其作中者板本誤耳集本既不加訂正而山谷此書亦尙仍其訛也王弼州所謂張守跋者今不見於卷內而所云蕭沈後二跋者在焉蓋是卷尙有他跋爲人翦割也弼州跋祝枝山書成趣園記云華氏之園餘八十載不復可蹤跡而此記尙存按豐人叔爲華氏作眞賞齋賦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有魯直五書舊遊豪趣之句自注云山谷艸書太白憶舊遊詩也据此則是卷其時正在華氏而予嘗見祝書墨迹云尙古華君汝德署光祿丞致政而歸於居第之旁作園以佚老祝書此記在正德二年而沈跋亦在正德改元之歲蕭海酌跋則又在其前二十年是則此蹟之在錫山華氏最久

幸得存蕭沈二跋以識之與豐賦相爲印證此段收藏風味何啻與鐵香覃溪並几而共話也予去年見祝書華氏尙古園記卷嘗手摹於篋今復爲鐵香題此卷殆若有夙緣焉爲作歌於卷後

跋山谷手錄雜事墨迹

凡三十五幅七百三十二行

董文節公手錄雜事墨迹凡一百六十五題皆漢晉間事中間用紅筆塗乙點識又云某條見前帙又記其題下云千若干者蓋此其中間半冊耳前後所錄不知其幾也冊經項子長氏收藏有嘉靖辛丑文徵仲跋謂或有會而書或備忘而書或爲詩文用而書蓋亦未能深知此冊此書之所以然也王筍林又据其舊題云山谷

志林而補篆之遂竟以爲東坡志林之比可謂沿誤也已吾嘗讀任史氏注山谷詩知先生用力之勤非一日矣鄱陽許尹序曰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覩夫古事非出僻書掌錄亦非難事何秘之有乎吾乃歎此言之深中後人錮疾而積學之非易也凡人記問誦習者經史類說而已及其博辨之久聞見之多所謂見異人得異書者若日有新奇之弋獲焉回視書塾肄記之事若無足留目者一旦叩以經史習見之故實而訛舛百出此天下之通患也況乎文士之習護短炫長宣臨文而乞鄰勿先事而蓄艾至於單文偶句窘迫

無措則苟焉假借而已山谷際歐蘇蔚起時獨以精力沉蓄囊括今古其取材非一處而其用功非一日也嘗於永樂大典中見山谷所爲建章錄者散見數十條正與此冊相類然後知古人一字一句皆有來處至於千彙萬狀左右逢原而無不如志者非可倖而致也今人平日銖積寸累之功萬不及古人及其奮筆爲文則欲追古人而與之角勝未有能濟者也故爲改題曰手錄雜事而著其所以輯錄之實讀先生集者可持此以爲左券焉又豈僅作范信中乙酉家乘觀乎

跋米書多景樓詩

米海岳多景樓詩自書不著歲月後有明初虎林平顯

跋謂是潤州致爽軒所書而宋何執中跋在崇寧元年云在元度座上見之元度者蔡卞也何跋又云可目爲三絕据此則米書此詩時樓已著名於時故與詩書並稱三絕也又按坡公潤州甘露寺彈箏詩已有多景樓上彈神曲之句坡詩作於熙寧七年甲寅更在前矣是則此詩後米自識謂禪師有建樓之意者蓋謂重加脩建耳又攷米元暉題跋有云先臣芾元祐末權潤州州學教授合之焦山瘞鶴銘側米老題名在元祐辛未孟夏筆勢與此詩亦極相似是此詩書於元祐末年米老年四十許時是其中年縱筆時也

跋李莊簡墨蹟

右光再覆云云帶名四行南宋李莊簡札也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紹興中除資政殿學士此帖是其知宣州時上民情於當局者明沈啟南所藏凡五賢七札合爲一卷一李忠定二三張忠獻四呂忠穆五六趙忠簡七卽此札後有李東陽吳寬陸鈇李傑陳頎林沂六跋載張青父清河書畫舫此札末有吳沈氏有竹莊圖書可證也都南濠寓意編云項方伯家有李泰發帖後人見其帖有光字遂以爲司馬公筆此帖亦相傳爲司馬公迹第不知七札合卷何以前六札後六跋皆失去而獨存此一帖也帖高一尺橫闊七寸異日儻得見所謂七札合卷者當以證之

跋宋高宗手勅卷

諳委二字宋人官文書語諳委者諳悉也言與之熟諳耳此勅是岳珂所編高宗宸翰紹興十一年援淮西一十五詔之第九勅也珂云十九日戊子先臣出師之奏始至賜御札嘉歎且申述初奏會兵破敵之意者也前有十七日未時一勅云得卿奏欲躬親前去蘄黃相度形勢利害若得卿出蘄黃徑擣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此勅卽承此意言之也按三朝北盟會編十九日戊子李顯忠軍統制崔皋敗金人於舒城縣二十日己丑張俊古廬州金人退於紫金山張俊得廬州與楊沂中劉錡軍皆駐於廬

州帝親筆諭俊褒寵甚渥李心傳朝野雜記云淮西安撫使張俊淮北宣撫使楊沂中判官劉錡大敗兀朮十餘萬衆於柘皋是其時事也然是年辛酉歲鄂王年三十九而金書字牌班師之詔已在去年七月矣岳珂撰行實編年曰自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浸橫暫卻遽進不可復圖隄防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柘皋之戰能拒敵人之鋒而已中原之事未可議也珂又撰淮西辨曰臣按先臣被罪尙書省勅牒之全文曰淮西之戰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觀勝負嗚呼御札之十有五固也抑不觀其時乎前奏未上而後命沓至出師之命雖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時先臣以寒嗽在告卽以十一

日力疾出師故十九日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以此見先臣之出師實無留滯奉詔三日而行爾白鄂而蘄黃自蘄黃而舒廬皆以背嵬親爲先驅聞命卽行首尾僅月餘往來道里不止數千計其時日亦可見矣而徒以其詔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行之不幸也据此則此勅云云不惟無補於恢復之功且適以供權奸之藉口不惟無當於忠臣之志且適以博贊美之虛文而已甚矣高宗前後終始鋼蔽於奸檜之手而不稍覺悟也觀者不察第見此勅詞氣褒揚或轉節取其文而致忘其實是以攷次其詳而著之如此

跋倪侍郎所藏宋高宗賜岳鄂王墨勅卷

錢塘倪侍郎承寬家藏宋高宗賜岳鄂王墨勅卷宋粉牋紙本朱文縷花邊高八寸一分橫長一尺九寸四分行楷書具奏首卿殄滅羣寇安靜一方應無遺類爲異日之患也朕甚嘉之已詔卿赴行在可卽日就道勿憚暑行紀律嚴明秋毫不犯卿之所能也朕不多及七月十二日勅輯熙殿寶岳飛按此勅載於金陀續編第一卷乃紹興三年平虔寇時作是年春陳頤彭友等連兵數十萬據虔吉州以叛詔江西安撫大使李同令擇本路盜藪最熾諸將所不能制者專以屬王王以夏四月至虔州勅諸路應副兵馬錢糧於是王破固石洞大敗賊兵

擒陳彭等以入於虔上疏乞誅首惡而赦脅從秋七月
詔詣行在卽此勅也王之孫珂於嘉泰三年十一月編
輯其家藏高宗御札手詔釐爲十卷凡七十六軸始於
紹興四年三月十四日復襄陽之詔珂跋云其他軼在
人家散之族黨者不能究悉誓畢生搜訪以補其遺而
此勅刻於宸翰拾遺卷內下注云在紹興四年第一詔
之上蓋端平元年甲午刻於南徐距前編次家藏御札
在嘉泰三年癸亥已三十年鄂王卒於辛酉至是九十
四年而降勅之歲癸丑至是百年矣今鄂國粹編板經
幾漶石刻之勅拓本無聞而此卷紙墨如新想像相臺
故家摩挲悲感之意是日同觀者歛吳綬詔蘇州張書

勲泰和姚頤而方綱攷次爲附跋詩於後

跋宋人書蘇後湖詩札後墨蹟

右跋一紙九行不著姓氏卽朱性甫鐵網珊瑚蘇後湖
詩札帖後之第一跋也後湖帖凡詩二札二後跋七其
札二則今見於安氏書畫記云二帖淡黃紙前一行庠
再拜上云云後一帖門中伏惟云云後有宋人諸跋惟
徐詡蘇嶠二跋是此帖之跋餘皆非也又云帖有項氏
收藏印而鐵網珊瑚所載二詩今已不存据安氏此跋
則是卷何時爲人割裂零落已久且溫陵曾慥跋明言
是卷而安氏稱短冊又稱前帖小行草六行後帖小行
草七行則其爲後人翦截裝冊可知矣又云前帖後下

角有文石子白文印後帖下角有半鈴閣印二字白
文字則其二札為後人誤倒裝可知矣以原卷計之安
氏所得者已失去詩二跋五而此跋正在安所失中又
不知其四跋及前二詩何在也此跋本無款近日厲樊
榭撰宋詩紀事引此跋謂是建安徐詡耳後湖卒於紹興十七年
瑚以下條連接而目為徐詡耳後湖卒於紹興十七年
年八十餘此跋當亦紹興間人之筆又幸未經翦截得
以識其原卷高下蹤跡他日如得見後湖詩帖或可以
此度之安邑宋子芝山博雅嗜古而跋中乃有仲叔安
邑云云豈非神物欲來相就耶子既為芝山快幸因和
後湖原韻賦二詩題於後芝山其珍護之哉

跋張溫夫書

樗寮之書相傳金人極愛重之其書大金國樗用渴筆
觀者謂致火已而果然攷樗寮生於淳熙十三年丙午
嘗見其七十八歲之書在景定四年癸亥至咸淳中年
八十餘矣金亡於端平元年甲午金朝文物之盛在大
定明昌間大定時樗寮尙未生明昌時亦纔數歲即使
在泰和以後貞祐興定之間樗寮甫少壯時金朝遽能
賞其書耶此當詳考者也此蹟是其六十五歲書則可
信矣孟樗寮善作大字故多賞其縱筆耳然在金時黨
超之外王黃華亦以大書著文即元裕之筆力亦極道
勁一若樗寮之大楷漸流於佻薄矣遽能繼前人耶蓋

宋以後正楷之矩漸疎耳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九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

大興翁方綱撰

跋江氏家藏宋元六札

右六札同在一冊其與和仲學士者味其詞意則和仲非東坡也其與宣義吳丈者宣義見於元豐官制蘇詩亦有宣義王丈則此幅是宋人也其云端叔先生詣閒乞引意者蓋是元末人不特筆意是松雪家法而倪雲林集亦有南渚旅寓與端叔共坐詩可證也自恢字復初玉山草堂集作復元南昌人元末住海鹽法喜寺明初移住廬山此幅內有酬思復提舉見訪詩錢惟善字思復官副提舉此蹟蓋元末所書也姚雲東句曲外史

小傳云外史姓張名雨又名天雨字伯雨號貞居子因
三茅有招赴之奉任君而下五君為文告之願畢力茲
宇因號句曲外史丁丑歲出茅嶺按丁丑是至元三年
伯雨年六十一此幅云此來謬副宗庭當是其初到茅
山為至元二年丙子年六十時所書也文衡山嘗稱伯
雨書法先學松雪後入陶隱居稍加峻厲此書正其變
體得茅山碑筆意者也其傳云伯雨被璽書贈驛傳欲
官之非其志也即自誓不更出然此札謝惠古鏡猶有
蕭疎白髮愧無勲業之對焉則未知其所寄意耳

跋秋史所藏趙書歐詩冊

此跡留予案頭旬月矣今日以友人所持來趙書互審

之雖其為真跡同而其圓美一種遜此遠矣吾嘗言趙
跡以深厚為主此跡中間有甜筆有辣筆所以為趙書
上乘也趙跡以深厚者為右軍嫡乳其辣筆則與深厚
近其甜筆則與深厚漸遠此品趙書者之玉尺也豈特
趙書哉人品學文文章悉於此分焉可不慎哉吾於子
昂人品不欲隨眾人作譏彈吾於子昂書亦不肯隨人
道好必如此方是上乘再進則即右軍矣

跋任君謀書卷

右金任詢君謀真行艸雜體書昌黎秋懷詩十首辛巳
秋初龍巖君謀書後有楷書任君謀傳任詢字君謀易
州軍市人父貴善畫宣政間遊江浙詢生於虔州書畫

入妙品正隆二年進士歷益都都勾判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卒年七十後有李西涯周公瑕董香光跋李西涯跋謂傳稱君謀高年休退此殆晚歲筆予以絹尾小字雷溪題云計書時大定尙未改元按辛巳十月始改元大定則是正乾六年秋所書是其甫成進士之後四年非晚歲筆矣明賢不甚留意攷證此亦可見也

跋天冠山題詠卷後

元趙松雪袁清容虞道園王繼學四家天冠山詩各二十八首合寫爲一卷虞跋云三公先後同賦而郁氏書畫記汪氏珊瑚網皆詳於趙而略於三家者趙書名尤重也然陝西碑林趙書天冠山廿四詩之石則名著於

世久矣其後有文衡山癸丑秋跋云天冠山在丹陽郡丹陽郡固無此山且文衡山時亦不當稱丹陽郡癸丑是明嘉靖三十二年衡山年八十四矣斷無此媚弱之書且欲髣髴圖之而不敢衡山亦不出此語也予疑此石刻之僞非一日而未有以斷之今得此四賢手蹟卷則文敏詩較石刻多四首皆集中所有而陝刻失之丹陽則道士之號而傳會爲郡者又失之且其詩是題天冠山圖而作故曰題詠而陝刻趙自跋云余昨遊天冠山見佳境興發偶咏鄙句是何語也惟以其書論之則陝刻書法未嘗不佳第以今所得真蹟比之則真蹟出自正鋒而陝刻側削爲少異耳一統志天冠山在廣

信府貴溪縣南三里脈與三峰山相連其巔方正兩頭如垂旒故名也三峰下有長廊巖又與五面山相接皆與此詩題相合廣信府志亦具載趙題諸作不知作偽者何以有丹陽郡之說也此陝石之刻在

國朝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至今財百年而石理盡泐文跋小字皆已磨滅不可見後人更無憑而驗其作偽之端矣若非予今來江西恰得邁此希有之蹟爲之攷證明白將使靈山誣冒隔省之郡名而文敏徒留一偽蹟於世耳脩廣信志者旣不知駁陝西石刻之誣而刻陝石者復不知此在何處天壤之大古賢名跡湮沒而不自者何限始歎人見書不多之可憾也然趙文敏之書

自元明以來千臨百摹偽者殆遍天下雖善鑒者亦未有以定之今得是蹟以斷陝刻之偽然後知凡行世之趙書其近於側削者雖工弗信矣必如此卷精腴圓潤得蘭亭聖教之神髓者然後信其直接右軍而超出前後諸家耳是故刻陝石者之有以發我也然予於此又別有感焉古今詩人派別不同而其理則一如右丞輞川之詠必著其孟城華岡少陵巴山之作亦指其漢廟花溪推而上之則檜楫松舟而必言淇水川訝鱸甫而必言韓土也今以四先生之詩百十有二章而使讀者不能確識其爲何地毋乃與古之立言者不相揆歟則何怪乎作偽者妄目爲丹陽郡也此亦學人所宜鑒古

而深思者也方綱於役西江日以山谷道園詩法自矢且以勸學人而今年夏六月十有二日山谷先生生日是日按行至臨江與通守徐君論古今書道源流君出諸名蹟屬余題識而以此卷見貽卽以道園詩二十八首爲在朝諸集及類藁遺藁之所不載者且正書適勁得黃庭化度神理清容繼學書詩俱古雅可愛將與趙蹟並勒石而傳之江山名勝文字精靈一旦大白於世四百七十餘年眞氣如對几席又豈特區區與陝西刻較得失而已乎

自題重勒天冠山詩石本後

康熙壬戌冬建武鄧霖以所藏趙書天冠山詩刻於陝

西有文衡山癸丑秋跋天冠山在丹陽郡云云丹陽郡固實無此山愚疑之非一日矣今得此四賢手跡則文敏詩較多四首皆集所有而陝刻失之丹陽則道士之號而傳會郡名者又失之且其詩是題天冠山圖而作故目云題詠而陝刻趙跋云昨遊天冠山見佳境興發偶詠鄙句是何語也延祐二年乙卯文敏年六十二爲集賢學士正清容道園繼學同官京邸唱酬之時安得有遊天冠山之事乎天冠山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南三里邑志具載趙詩道士祝元衍號丹陽貴溪人亦善書袁清容集題云信州招眞觀二十八詠尤與志合也而僞趙帖乃妄以丹陽爲郡名不知此眞跡尙在人間

遇余而發之且趙書深厚精腴純乎蘭亭聖教神髓自今可懸此為審定趙書之玉尺而其近於側削者雖工弗信矣袁虞王三先生墨跡精絕虞詩又可補學古錄諸藁所無而楷法尤入晉人之室江山勝跡文字精靈五百年得一攷定良非偶然亟勒石以傳之

跋趙文敏飛英塔詩墨蹟

右趙文敏登飛英塔詩真蹟第五句危字一本作扶集作危危字為是飛英塔在湖州府治東北二里飛英教寺建於唐咸通中至宋紹興庚午塔燬迨元延祐六年十一月始重脩訖工文敏以是年己未夏得請南歸時年六十七越三年為至治二年壬戌六月公卒則此詩

言秋日者在庚申辛酉間六十七八歲時為公最晚年之筆矣

跋趙十札

華亭王氏所藏趙文敏十札用筆迥媚得蘭亭法外意深可寶也至黃庭經保守兒堅身受慶兒即貌字趙文敏乃書完備之完如此則誤讀黃庭矣是以不可不記出者

跋虞道園隸書賜碑贊後

右訓忠碑贊元虞文靖隸書并篆額文靖此文道園學古錄及類藁皆不載道園之授侍書學士据郭子章豫章書云在天歷二年二月甲寅按是年三月建奎章閣

於西宮興聖殿之西廊置學士院階正二品侍書學士
二員兼經筵官道園撰記刻石於閣中奎章二璽皆道
園所篆也或疑建閣在三月其授學士不應在二月然
是年之月戊子朔戊寅是二月二十七日蓋以奉詔之
日書之郭所記當不誤也提舉墓碑之文亦不見於道
園集中惟賴是記以存其槩而先生篆法之妙尤世所
罕傳者後四百五十有五年大興翁方綱爲武進趙味
辛舍人補錄都元敬王元美二跋而識於其後
道園此蹟趙味辛南歸覆舟竟漂沒不存深以未得錄
稿爲恨又記

跋元帥碑

右元帥文靖公撰書元帥劉垓神道碑銘墨迹卷其敘
垓爲劉武敏第五子元史本傳止載其四曰垣曰埏曰
均曰垓此當以碑爲實也武敏卒於至元十二年正丞
相伯顏入鄂之時碑所云忠武王以重兵渡江者謂伯
顏也是碑撰於至治二年按文靖於延祐六年除翰林
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是年丁父憂至治元年免喪二
年召還史館是碑不具撰書月日蓋在是年召還史館
時也先生年五十一矣卷後有高江邨詹事手跋云虞
公卒於順帝至元八年八月愚按元代前後有兩至元
順帝之至元止有六年無八年虞文靖卒於順帝至正
八年非至元八年也其卒在五月亦非八月也方綱嘗

於道園學古錄及類彙遺彙諸編外手自鈔輯先生詩文視元刻板本有加焉而此文尙未收入昔先生門人李本編錄全集謂今所存者泰山一豪芒也豈不信歟乾隆癸丑九月武進趙味辛出此見示因攷其大略書之附詩於後

此卷虞文靖八分書在趙味辛篋予跋後屢欲借鈔而未果其後味辛南歸舟覆此卷沉沒竟未得存稿至今以爲憾事嘉慶庚午四月又記

跋郭天錫日記

郭天錫手書日記始於至大元年戊申八月二十七日訖於二年己酉十月三十日蓋前後皆有失去之葉也

攷倪元鎮題天錫畫詩在至正癸卯十二月時距天錫之歿二十餘年則至大之初正其壯歲時筆也天錫書出於趙文敏是時文敏年五十五矣觀是冊尙及與文敏及石民瞻諸人往還其書亦純用趙法通計四冊幾三萬字可寶也近日厲樊榭僅錄其四之一別題曰客杭日記鮑氏刊於知不足齋叢書者則又非此蹟之全矣

跋張貞居墨蹟

張貞居書東坡虎邱寺詩後題云比遊虎邱伏讀前詩真有摩挲石刻鬢成絲之歎謹錄易中至正戊子上一日按劉伯溫句曲外史墓誌云至正乙酉基與外史一

見如平生歡明年七月而外史卒此則貞居之卒在至正六年丙戌也貞居集尾有辨之者曰集中有丁亥十二月五日及晴及六日喜晉卿至二詩末復有再用丁亥歲雪韻懷中舉一首又送錢思復之永嘉詩題下注八年九日四字元代自元貞以來無所謂八年刻獨庚申帝有之實至正戊子也其諸外史以是年刻詩藥并不久而黃茂告終歟若然則伯溫墓誌所謂明年七月當爲八年某月之訛方綱考元貞以後至甲辰爲成宗改元之八年然錢思復以至正辛巳領鄉薦官至副提舉張氏據吳退隱吳江之筒川又移居華亭至明洪武初始卒則成宗改元之八年時不應貞居有送思復詩

也是貞居之卒在至正八年戊子無可疑者又姚雲東句曲外史小傳云綬從甘泉劉邦彥得其手稿二紙其紙標丁亥二字因此蹟而益可相證是年貞居七十二故有鬢絲之歎窅然留清詩窅亦勝刻本窳也

跋文雪山墨蹟卷

文信號雪山永嘉人此卷是其自書所作五言律七言絕句凡八詩不著歲時予攷雪山題趙彥徵畫卷在洪武六年夏六月證之此卷題扇詩江南京國鍾峰駐馬之句則前詩所稱聽宣喻者是在明洪武初年所作也後之輯明詩者旣未之及而此卷自書所作而不著歲時予嘗跋元四家天冠山詩卷以爲詩人鋪敘景事而

莫知其何時何地者蓋非風人之旨抑豈知人論世之義乎文雪山題詠之迹不可多見故爲附著其槩於此

跋江秋史所藏元人墨蹟

秋史以所藏舊蹟相眎其與鶴皋並致雲西居竹者當是元人所作卞氏式古堂書畫攷載之亦作米起卞氏列於曹雲西之後鄭遂昌之前注云原蹟米字有疑俟考此幅筆意圓潤非僅學松雪者可比蓋亦元人也宋字諦審是宗字元人有吳宗起見於書畫史俟再詳之然予嘗謂蘭亭崇字中間一筆直下於此蓋亦可證也餘數福亦多元人之蹟錢良右字翼之號江邨氏吳人

有江邨先生集唐棣字子華吳興人沈右字仲說號御齋亦吳人以純孝稱所居曰清輝樓陳敬初嘗爲文記之所著清輝樓藁多與叔方伯行敬初唱酬之作伯行名達錢良右子也詞翰有父風嘗見沈右詩簡後書沈右頓首拜啟叔方教授先生尊契丈坐下叔方姓鄭名琮見鄭師山集稱其書得鍾元常筆意季野姓王名畝福寧人官成都路判官亦善書敬初陳基原名無逸則他書所未見賴衆仲此蹟得以識之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至正初官國子監丞所著安雅堂集載此詩題白與陳敬初同舟北遊題餞行卷後陳基台州臨海人仕元爲經筵檢討後參張士信軍事有夷白齋集匪石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
司業者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皇慶初爲國
子司業官至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有素履齋集謚
文肅楊鑑於至元三年題名虞邵庵所書擬峴臺記後
見鐵網珊瑚居竹是成柳莊訢公是笑隱大訢也幅內
有乾明大藏印紙乾明寺在瑞州路趙文敏有記所謂
經律論教之藏各爲大屋以覆之者也惟周南是明成
化十四年進士縉雲人字文化官至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贈太子少保合前與鶴皋一幅凡十三種當裝爲一
冊其柯敬仲行書帶名五行與予所藏蘇書天際烏雲
詩迹後跋筆勢正相符合縉眞濟陽皆柯氏印也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一

大興翁方綱撰

跋二沈學士書卷

明初雲間二沈學士並有書名民則楷書遠宗虞永興
民望草書近法宋仲珩陸儼山云民則不作行草民望
時習楷法不欲兄弟爭能也然愚嘗見民則所書朱子
年譜數萬言如一筆書而愚所藏宋人眞迹後有民望
小章草更爲精勁又民則有與友人求惠梁鵠孔廟碑
之手札卽黃初孔羨碑也然則民則八分已開啟後來
文衡山孫雪居家數不獨雲間書派所自始矣至其用
筆追及古人分際處卽離遠近則覽者自喻之

跋解春雨一經齋記

右明解學士一經齋記墨蹟齋爲其里人龍氏所築當元之季解氏以治易名於鄉觀我名觀求我名蒙並學士大父行觀我有周易義疑通釋求我有易經精蘊觀我主師席於龍氏家後經亂齋毀至明初龍氏後人構是齋請學士爲記記字多漫滅結銜有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數字可辨學士入參機務在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其晉學士在永樂二年其黜外在五年二月文內有登第後二十年之語則此卷當是四年丙戌或明年正月所作距其舉鄉之洪武二十年丁卯正二十年矣學士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成進士時年二十而撰明詩小

傳者或謂年十九成進士又或謂洪武二十六年進士皆誤也去年見草書長軸其印文曰解薦春雨縉紳之印今見此卷云解縉紳書蓋一名薦字縉紳也雪門編修持來屬題爲賦二詩而跋於後

跋張藻仲詩卷

右明張編修宣自書詩卷宣字藻仲初名瑄江陰人父端字希尹博學好修人稱溝南先生仕爲海鹽州判官宣少負才名洪武初以攷禮被徵尋入史局與修元史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卽日擢翰林編修常呼爲張家小秀才奉詔歸娶年三十矣六年謫濠道卒有青陽集其授編修蓋在洪武二年己酉而是卷書於元至正二

十五年乙巳是其二十四五歲之作蒼勁古逸具得十
七帖神理或謂其學蘇書者非也高季迪有尹明府吳
越兩山亭詩貝廷琚有記藻仲集中又有題冷起敬山
亭詩文徵仲跋則甫田集所不載跋在嘉靖丙申去張
書時二百三十年矣此蹟本是冊子不知何時改為卷
乾隆丁酉秋七月十三日客特來觀既還之矣而其人
忘攜去因眎宋子芝山芝山遂以十金購之精靈感召
洵非偶然芝山仍裝為冊而屬余題句焉買卷之後三
日也

景忠壯公墨蹟跋

明建文殉節御史大夫景公事具史傳乾隆四十一年

奉詔賜諡忠壯公之詩文翰札世無知者此軸行書唐
人太乙近天都五律一首後署洪武二十八年乙亥秋
日在其殉節前八年書格清腴兼有逸氣信乎日星虹
月之照丹心碧血之垂非徒翰墨之珍已也
然此蹟自書姓實
是景字印亦同
或謂本姓
耿訛作景

王文成奏疏墨迹殘稿跋

右王文成嘉靖七年二月十五日疏草時侍郎方獻夫
建言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因下其議
而先生上此疏也先生於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抵梧州至是年二月十三日手疏奏報田州思恩平復
即所謂十善十患二幸四毀之奏洋洋數千言膾炙人

口者也其疏末云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議具奏者卽此疏是也是時先生復手書勒石於其地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相煽集軍四省洵洵連年於時命新建伯王守仁往視師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爰告思田爰勒山石云云此大書偉赫不知今尙存否獨此疏草三十九行尙存於其梓里故家想見先生神明正定籌算井然此數番故紙可以泣鬼神貫金石也敬書其末復系以詩

跋王文成家書

右王文成家書上其父龍山公不著歲紀先生白平宸

濠之後於正德十五年九月還南昌此書云二月二十日寓洪都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又云冬底北來云云今又已一月餘此則正德十六年辛巳春所作也門人錢德洪跋先生寓吉安上海日翁第二書云白稱姓者別疑也師聞宸濠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易舟潛遯及退還吉安取夫人來古城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報不利卽舉火爇公署是時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讐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邪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是書公子正億於書櫃中得墨迹裝潢手澤宛然云云然此寓

洪都一書尙未之及蓋此書在事稍定後所作視寓吉安一書在兵間作者稍爲閒定矣先生父名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宏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正德初晉禮部右侍郎以先生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尙書旋降右侍郎瑾敗仍復故官性至孝母岑年踰百歲率時翁已年七十餘猶寢苦蔬食時論稱之海日翁率於嘉靖元年二月疾且革時以征藩功晉封翁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聞使者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日雖倉卒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此書手迹在其前一歲則先生年五十時也今東河太守得此札寶逾什倍不肯以他人尺牘相配專爲裝潢一

冊屬某爲題其後某敬讀之餘亦不敢作尋常文字觀矣故不以韻語系之而適檢先生譜附人錢跋後云

跋王文恪主一齋詩墨蹟後

右王文恪爲常熟徐都憲作主一齋詩詩集作箴一者非他四句集無之都憲名恪字公肅成化丙戌進士宏治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文恪宏治初以侍講學士充講官東宮出閣選宮僚以本官兼諭德太子厚照之例在五年三月而文恪爲諭德尋轉少詹事此詩蹟後有太子右諭德印則徐撫河南之明年爲孝宗宏治五年也有明承平之際正人讜論拳拳若此安在有侈心之萌哉而後人編文恪集去此四句者何也蓋上

句既言一者維心之神則或疑下句不得以神為賓昔
昌黎原道首段既以道德仁義並言矣而又曰道與德
為虛位往時評文者頗致疑於斯不知仁義定名百家
不敢冒襲道德虛位則二氏得而假託耳故曰道有君
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為言道德者危之也世人不察
而猥疑韓公言有滲漏是直文義不通而已矣今文恪
之意亦為人危之故曰神也其賓又曰主則為客見賓
主無定名猶夫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云爾若去此四句
則警人之意不著而文義為不完矣張子謂始學之要
當知內外賓主之辨正謂此也故曰維二則參維三則
散參字本與三相屬而移之二者蓋以既二則不止於

貳是即參矣既三則不止於參是即散為千百矣仍一
危言而已矣自古聖賢怵惕惟厲未有不於危而得安
者文恪理學名臣不當僅以字畫論之故為推說篇中
之義如此

跋楊忠愍公手迹

右楊忠愍公手迹四幅為一卷記開煤山文稿謫所苦
陰雨述懷哀商中丞少峰元旦有感三詩稿也陰雨述
懷詩寄呈繼津兄元旦詩寄呈鳳洲年兄皆謫所書以
先生自著年譜攷之則此元旦是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在狄道時也繼津者在都御史王遴霸州人先生
在獄時王官兵部締為婚姻并時為調護與鳳洲諸公

御齋文集卷三十一
奔走救視者也此文與詩既皆見先生集中而此卷特以先生手迹與疏艸卷並垂天壤丹心碧血貫金石而泣鬼神而繼津鳳洲二公亦並與此卷彪炳日星非僅詞翰之傳而已

跋楊忠愍公墨迹卷

楊忠愍公手書梅軒詩爲冀梅軒作也公集中次梅軒韻詠夾竹桃詩有竹花難入萬花叢之句亦卽此詩意也公又有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略後一篇云冀子梅軒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其仕也無非爲國爲民之要其提牢一月祗獄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略

留於秋官別署讀此文則梅軒蓋能研究聖學而見諸行事者孫夏峰先生跋亦稱梅軒能急忠愍公之難可謂不負此詩者矣夏峰晚年築室蘇門名其堂曰兼山移家讀易其中不以講學自居而所言皆彝倫日用常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蓋夏峰之學以躬行爲本卽觀此蹟此跋容城一邑中有此先後二君子扶持名教一點一畫皆乾坤正氣耿耿元精豈僅作筆墨觀乎浮山張水屋藏此卷持來蘇齋俾予敬誦而題其後是日水屋與定軒梧門諸君拜忠愍公生日於松筠禪室蓋忠愍公京寓舊址也有忠愍手蹟石刻在壁間近日公之手疏遺囑諸蹟亦皆勒石傳世他日此詩此

跋亦必有雅意鈎摹壽此貞石者

跋王文肅手牘

太倉王文肅手牘六通中有與小川一札說崇賢坊登瀛坊扁字甚詳亦見前人於榜書講究不苟如此予嘗謂牌坊佳書苦於太大無術可摹傳之蓋此實有古人極匠意之作而鐫木者尤易毀爲可惜也

跋聶大年墨蹟卷

右明景泰間聶司訓大年手牘有題者云似趙松廬入意之筆此一語良是蓋元末書家之脉與明人相接也嘗見明初人手蹟數通皆深得趙書之顏實踵周馳郭畀之後逮明中葉而猶未大變宋沈詹碑諸人偶自立

格而後來傳習無若吳興之繇遠也直至文衡山出也江左字體乃多文家筆意始習尙唐碑而不肯囿於趙體陸儼山書偶近趙人或謂儼山公學趙書乎儼山曰吾與趙同學專北海耳然亦尙未卽薄視趙書也惟至董香光乃短曰吳興自立骨格以爲能起衰式靡矣而自明末直到國朝初年諸家又皆沿習董書亦猶之前此諸家之學趙耳學者居今日則宜由虞歐以問蕭羊師承所自卽一書家藝事而鑒古宜今與詩文之源流沿革實一理也故因摹君之書而發之

跋朱性甫珊瑚木難手藁

珊瑚木難四冊明朱性甫手艸也朱存理字性甫別號

野舫長洲人少學制科謝去從杜東原遊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聞人有異書必訪求手自繕錄居於葑門在荻扁王氏家教書嘗與主人晚酌罷上人入內適月上性甫得句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擊節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留連數日吳中人傳爲詩話其韻勝如此今世所傳者有刻本鐵網珊瑚十六卷又有寫本珊瑚木難八卷此本則四冊未分卷次蓋卽二書之初藁也今以刻本對之其相同者四十種耳此艸藁內每種下具記得自某氏大約出於杜東原沈石田黃應龍沈維時王雲

松趙思式諸人所藏而又并記其鈔錄月日內有辛丑壬寅乙巳丙午戊申壬戌諸年所記攷性甫生於正統九年甲子卒於正德八年癸酉年七十則此手藁皆成化宏治間所錄也此本後歸於文衡山衡山仲子休承於萬歷甲戌裝潢題籤於是距性甫之卒六十年矣後又歸於王穉登王騰程騰程號莊叟其子廣號莪齋復跋於前後於崇禎己巳又加重裝後又歸於顧渚號渚山復題記於前後渚山又號暉翁又號墨癡道人第一冊尾有墨癡小傳及文文起文彥可吳梅邨贈詩皆爲顧渚山作也昔人論吳門風雅嗜古鑒藏之士必以朱性甫爲先予按杜東原沈石田二君年皆長於性甫而

此內有咸南名印則性甫手錄此艸石田猶及見之又
一條云予弱冠卽識虞翁曾見虞雍公古劍後聞此劍
亦尙存其處庚子歲也此庚子是成化十六年據此則
虞勝伯至成化初年尙在也故此編中搜羅道園遺文
頗有學古錄所未載者蓋自宋末以迨明初百有餘年
文獻之徵皆攬結其間豈徒藝事云爾哉卷前又有何
義門致其翁一帖其翁者吳門陸醫士號其清所居聽
雲室鑒藏圖籍甚富義門嘗往觀之卽此一小札亦吳
下藏書家故事矣乾隆六十年臘月八日楊州羅聘曲
阜桂馥錢塘吳錫麟武進趙懷玉欽州馮敏昌同觀於
北平翁方綱之寶蘇室方綱爲跋於冊

跋祝枝山懷知詩

右祝枝山自書懷知諸詩草枝山卒於嘉靖五年丙戌
年六十七時王雅宜年甫三十三也王文恪卒於其前
二年此當是乙酉丙戌間所書故於履吉有梅蘂照衰
顏之句石田性甫之卒又在其前十餘年蓋雜憶成詠
耳小草之法具兼楷隸非深於魏晉人書者不能也

題文衡山仿蘇書泗州僧伽塔詩墨迹後

嗚呼蘇詩之不可及也漁洋先生平生詣極至於嚴滄
浪司空表聖所莫能形容者蘇詩郭綸一首盡之蘇書
之不可及也以文衡山力追晉帖獨得上游猶用南唐
李後主撥鐙法乃始得其髣髴而已爲衡山得意筆矣

熟玩洋州園池詩谷庵銘乃可與談斯理

跋陸文裕秋興詩卷

耳山都諫以其先文裕秋興詩墨迹卷屬題是卷作於嘉靖二年癸未先生年四十七矣先生書在李北海趙吳興間或有謂先生學吳興者先生曰不然吾與吳興俱學北海矣蓋其自負如此今觀是卷所謂蹶鋒覆腕者也昔南唐李後主以狎獮鉤格抵五字爲職志近日徐壇長發揮此義迺謂對面透過一步是右軍之書所謂似欹反正撥鐙妙用盡洩於此世人孰不學北海雲麾而知此意者罕矣先生此卷可謂度盡金針者也曩予題先生玉舜詩卷嘗攷論先生出處之槩與其心跡

之所以然而其用筆之妙則未之及也故於是卷附綴之

題吳沈詩艸合卷後

明吳匏庵沈石田二先生並以翰墨見推於吳下匏庵書學蘇石田學黃亦肩相並也蘇黃旣並稱於前而吳沈復以同地同時追效之誠韻勝矣然宋時人已多效蘇書黃書乃罕繼者而匏庵之學蘇實過於石田之學黃蘇書神秀吳僅得其二三耳黃書古勁沈或得其十之一歟然而爾時吳人屈指名輩於搢紳首稱匏翁於布衣首稱白石翁其他或少次矣石田雖以畫擅名而每成一軸手題數十百言風流文彩照映一時詩文與

匏庵並峙匏庵年六十以後手鈔所讀書卷帙自署吏部東廂詩者皆晚年筆也石田詩自芟其少作海虞瞿氏耕石軒爲鋟板行之吾嘗平心論次吳門翰墨謂文徵仲學蘇勝於匏庵其學黃亦勝於石田然而匏庵石田之書終自洋溢人口而暉曜躋躔者非以其書究以其人也匏庵固以清名長德不愧臺閣耆宿而石田風格高邁望相城有竹庄者不啻若神仙之居也卽後來以詩文書畫名冠東吳如衡山者亦以師長尊禮二老淵源有自典刑不忘卽此同卷之手蹟猶如親見其對客揮灑煙雲盈幅時也吾聞松陵史氏家藏有石田小畫上有自題記兩夜相過從事此吳沈二詩卷若得一

好手作二先生像於前吾當更爲歌詠之

跋芝山所藏祝書卷

右祝芝山楷行二體書後跋云楷仿率更化度碑行仿米元章然以予觀之其楷書尤爲超逸直入晉人堂堂矣至其行書雖視外間所傳狂草以爲祝書者相去懸絕然予所見祝書行草亦有深得晉法者且書法以質厚爲本自米董以後趨行草者多不留意於楷法於是視楷法爲應酬束縛之事必以修飾勻淨爲工而行草則日卽於宕軼此所關於學問之深人心士習之正變者非細也芝山喜蓄宋元以來諸家墨迹特此求跋故於此二體書欲芝山分別觀之

跋祝枝山書

今日書家皆知祝書小楷勝其大草矣然予見其行書無錫華氏成趣園記合歐褚為一手直追晉法不易幾也王虛舟乃譏枝山骨韻未清殆僅見其贗蹟歟即大草亦有絕妙之作非外間所傳贗蹟可比而停雲所勒十九首卻非其至者當日文祝同時何以審擇不精耶此不可解耳

跋祝枝山成趣園記

右祝枝山書成趣園記自署鄉貢進士枝山以宏治壬子舉於鄉直至其出知興寧之前此二十餘年間手蹟皆稱鄉貢進士此卷在正德二年枝山年四十八矣然

正德二年是丁卯非丁丑不知何以誤也予昔見貞觀鄜州鐘銘年月干支差誤而米書蜀素卷後有董文敏手題年之干支亦誤古人竟往往有如此者不足異也觀者幸勿疑耳

跋墨溪居士傳

右明徐髯仙行草書永定廖氏墨溪居士傳傳為餘姚孫編修清撰編修字志大直隸武清籍浙江餘姚人宏治壬戌一甲第二人予同年錢籟石閣學所藏編修行書手蹟即是文後段亦在是年九月髯仙字子仁吳人徙金陵善畫松竹蕉石精研六書嘗得篆法於異人茶陵李文正見之歎為不及策快園製小令填南北詞武

宗南巡幸其家賜飛魚服扈從還京將授以官固辭罷歸其歸在武宗末年歸後又二十餘年卒年七十有七則此蹟是其年四十許所書也廖氏墨溪在汀州府永定縣城南其曰文武溪出寒袍嶺者集韻嶺音東山名洲溪其地名溪南里而廖守初氏以墨名之守初氏之名惟見於趙文敏所藏獨孤本蘭亭卷後有廖守初跋在正德己卯冬又有廖氏尊樂堂書畫記之印蓋亦鑿藏名家也其跋小章艸墨迹今爲人燒燬矣

跋于忠肅公手柬

明于忠肅公致葉文莊手柬四行二十三字今藏吳門

謹庭陸君所按此柬當是景泰初文莊爲給事中時也時文莊以京師守禦爲急章凡數上而忠肅日夜請分兵守九門要地徙附郭居民入城亟遣諸將率師列陳九門外悉閉諸城身自督戰當是時六科聯名奏章文莊皆爲之首廷臣議事每先發言往復論難或不悅曰彼豈少保耶因呼爲葉少保蓋二公同心竭忠如此今三百餘年公名與日月爭光雖隻字無關時事者皆將球貝珍之而況與文莊咨諏急務者耶謹庭得此蹟於其友人齋殘帙中寶護存此片紙又於數千里外寄舊紙來屬爲題識則不特其蹟足傳而寶此蹟者亦足以傳也敬爲攷識其略以復於陸君時庚戌九月十日

跋舒文節公探梅圖說

右進賢舒文節公探梅圖說手迹在嘉靖二年五月朔
諫議禮之前一年也是年閏四月先生服闋應詔復官
北上舟抵濟寧因謁闕里時與吳門伍寒泉餘福偕行
而闕中呂九川經爲之主有與伍寒泉聯句詩又與寒
泉次子思光講學語此探梅圖說蓋此時所作也時與
寒泉同遊洙泗汶濟之間因論水道地脈而及於伏羲
畫八卦孔子作六經之旨此圖說亦因探梅而及陰陽
消息之義先生當嘉靖初年於否亨艱貞之學身體而
力行之故觸於事物而語皆造微也先生裔孫香識其
卷尾謂於縉紳文學之家不敢妄求唯正學深醇與文

節一德者乃敢辱賜言岌乎斯言斯固公罔子序子爲
司馬揚鱗而語者也末學寡識何足以附名於後益滋
愧汗之洽矜耳

跋左忠毅自書詩卷

右桐城左忠毅公自書詩卷公手蹟不多見卽詩亦罕
傳昔吾同年中書舍人衢公之五世孫也每屬其訪求
遺墨而未得見第就董文敏所記知公別號滄嶼又攷
公卒於天啟乙丑年五十一其成進士在萬歷丁未舉
應天鄉試在萬歷庚子也又竹垞每舉公之傑句謂在
鄭都官姚少監之間惜衢官都門數年卽歸若得龍眠
山中搜訪公之遺什錢梓傳之是亦有志之士所當留

意者爾

跋拙政園記

右文衡山拙政園記并三十一詩王雅宜拙政園賦并序皆後人重書文衡山記在其既歸田後之七年而雅宜已歿矣尙未言及山茶則王獻臣築園時其無山茶可知王獻臣以錦衣鎮撫司匠籍成進士在宏治六年癸丑至嘉靖中乃因大宏寺廢基築園而吳梅邨詩云百年前是空王宅寶城色相生光華長養端資鬼神力優曇湧現西流沙歌臺舞榭從何起當日豪家擅閭里苦奪精藍爲翫花旋拋先業隨流水據詩似是王侍御因舊有山茶而侵地爲園若然則記中所列亭館三十

二區者反遺其最盛之名花何邪雖一物之微而賦詠與記述輒不相應如此況其大者乎徐健庵道署記櫟括前後亦稍有同異而衡山之記稱侍御直躬被斥與梅邨所云豪家侵寺地者亦不相似則又何也援地志證史者未知將焉所折衷矣

跋陸儼山書放翁詩卷

陸文裕嘗自言與松雪俱學李北海蓋不甘讓趙也蓋松雪學北海尙不若文裕之得其縱宕爲多耳然未可因此而薄趙之學北海也董香光亦學北海則格韻兼得之矣昔鄭杓衍極於北海書行狎不無微辭而趙松雪之學北海則力追晉法兼以分隸遺意合之子評北

海書由李秀碑而及端州石室記卽此意也陸文裕卒後十年而董文敏始生惜不得陸董二公同几論書於吳淞江上也放翁每自憾不近陶謝此語最可味耳

跋張伯起八十壽詩卷

此卷明吳下諸君祝張伯起八十壽作也是爲明神宗三十四年丙午予藏明人所鈔四皇甫文艸未有伯起像贊注云庚子歲又注云時張以酒錢二百爲贊曰吾不敢空勞老友也後又注云己亥七十四歲又附伯起自題三絕句注云庚戌時八十四又三年卒庚戌二字塗去旁以己酉注之按伯起生於嘉靖九年丁亥至神宗二十八年庚子爲七十四歲三十四年丙午正八十

也艸稿己亥當作庚子己酉當作庚戌其後三年卒當是四十一年癸丑此卷末有壬子孟春贈篇是其八十六歲時也卷中諸人詩畫書法皆沿文氏之遺意是時申少師與王青羊里居過從交相推重一時文士如華亭馮副使時可之流不免揄揚過當然要其際去衡山之歿將五十年而伯起舉於鄉亦四十年矣吳下之文人尙知企仰前修如此是亦猶有其鄉先民之流風餘韻焉處實堂在歌館皆伯起所居處實以名集而鼓缶以自號者也輒爲記於卷後以備吳門故事云爾

題武進孫文介殿試策後

明武進孫文介殿試策文介官禮部時將出藏於家者

文介以明神宗二十三年乙未舉進士第三人四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天啟初拜尚書凡在禮部前後八九年當神宗弛政之際繼以紅丸之案而文介在禮言禮扼腕發憤纍纍數千百言回念初通籍時給札殿墀之手迹有潛焉不忍卒讀者矣策之後段云天下有有形之武亦有無形之武明法度振紀綱使天下凜凜承之此有形之武也養清明之慮細康樂之心剛健精一使天下凜凜向之此無形之武也元氣易洩於毫芒剛強易消於綽約嗚呼此真切中明季時君之弊不啻瞑眩之藥矣至今讀之猶爲懍然而況當日履其境者感動當何如耶文介成進士後百三十二年而公七世從

孫星衍以一甲第二人得遇昌辰展其所學公餘之暇出此屬題又不獨知人論世之感而已

跋明歸德沈文端家書

明歸德沈文端家書墨迹并王張二跋具載宋湯堂筠廊二筆墨迹尾有仲化二字紅文印文端字也王張跋所云四明者沈一貫也文端於明神宗二十九年九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至三十四年七月致仕又五年卒年八十五此蹟云年近九旬官極品蓋致仕所書也宋湯堂嘗得文端中州一士字玉印瓦紐以爲寶翫又藏此家書以爲字字皆省身克己之學湯堂之重先賢手澤可知矣湯堂於康熙三年通判黃州時廣濟

張仁熙字長人每與湯堂同遊寒溪西山諸勝又爲湯堂作雪堂墨品及墨論今觀此蹟後王漁洋跋在十六年丁巳正漁洋選刻長安十子詩略之時張長人跋在二十七年戊辰則湯堂官江蘇布政使時也蓋張與湯堂相從非一日而此蹟之藏宋氏亦非一歲矣沈文端事蹟具見明史人所共知者故爲攷湯堂收藏之大略如此

跋黃石齋先生隸書

石齋先生分隸世不多見聞先生講學處有石平如案上有刻畫非篆非文人莫識也嘗語閩中友人當拓其文與三易洞璣參攷之此分隸雖不用漢唐書家之法

而自有書傳氣味實卽先生楷法之一變耳

跋黃石齋墨蹟

右黃石齋行草七律一首詞曰師臣者帝古尊賢況在宸嚴異講筵七聖道通大麓外八能占應斗杓前未煩審象知惟肖不待臨阿賦有卷十四期來無故事安昌特進序當年後題云壬午元日紀盛事有作此蹟夏邑鼓衣春侍講所藏乾隆壬午秋衣春與予同典湖北鄉試歸途於驛館買之猶記其前一夕衣春語予曰頗憶黃石齋草書詩句否予初不知也明日果於驛壁見此幅從館人買之而歸洵異矣後十二年癸巳秋復持來屬題始爲跋之此詩見孫退谷春明夢餘錄題云元旦

頌聖詩四首此其第三首也宸嚴作宸居三四句作七
聖道通南大魄八能占應奉階前未頌作未須臨阿作
颺風未句作安昌古序憶當年不著作者姓名而其前
有退谷自撰崇禎壬午上御大殿記一篇敘莊烈帝西
向揖閣臣周延儒等事末云臣承澤適以戶科左給事
中導駕侍班謹記下卽接詩云云向疑爲退谷所作今
見此蹟乃出石齋蓋當延儒再相召石齋復官時也延
儒以崇禎十四年九月再召至京拜中極殿大學士而
道周本傳十五年八月道周戊己經年一日帝召五輔
臣入文華殿從容問張溥張采黃道周諸人云云明日
傳旨復道周官其時輔臣中爲道周言者蔣德璟吳牲

也按宰輔年表德璟牲皆於十五年六月入閣則壬午
正月之事石齋尙在戊所豈後時補作之歟

跋周忠介手蹟冊

右明周忠介公手致姚文毅札後人繪忠介公像於前
并同時諸人札二十有一通合裝爲冊諸札有忠介手
記札到之小印記於旁之年月者亦有記到之年月而
非出忠介手書者蓋皆周氏家所舊藏也惟末一呂札
與林封司者是忠介身後所作內列敘諸人繆當時繆
訛言旁豈其原稿又經謄寫歟惜不得公子端孝先生
請卹之血書副稿同裝於此耳然其時忠義之禍慘至
於此縱有追贈祖考之典正復何益之有君子道消小

人剝盧未有若明季之甚者此內李仲達一札云冬氣不極春暘不鬯二語雖切其時事然不知造物者直欲以挽迴修復元氣之局有待於我

熙朝乃交春陽泰運也讀明史至此豈止如觀彖占文於剝復之際乎此冊今歸於南海葉雲谷持來屬爲題後冊後有人詳書札諸人史傳有無之概蓋裝冊所記者雲谷亦并附裝爲冊以當題跋而方綱又就所見忠介二札補錄於此第一札之後有觀者得併資考焉

復初齋文集卷第三十一

程